



春到古镇

罗时顺

阳春三月,当你走进位于梵净山脚下的寨英古镇时,会感受到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春日的寨英古镇,仿佛被时光的笔触轻轻晕染,将六百年的沧桑与当下的生机揉成一幅水墨长卷。细雨初歇,寨英河畔的雾气尚未散尽,远处的梵净山轮廓在云岚中若隐若现,宛如一位静默的智者,俯瞰着这座被岁月雕琢的古镇。青石板路蜿蜒如蛇,苔痕斑驳的城墙与飞檐翘角的古建筑群相映成趣,恍若一幅未干的丹青,每一笔都藏着光阴的故事。

清晨的寨英古镇,总在细雨的浸润中苏醒。檐角雨滴轻敲青瓦,溅起一串清脆的声响,惊醒了蜷缩在门楣上的野猫。巷口的木门半掩,门楣上“龙腾四海雄风在,蛇舞九州瑞气生”的对联,被雨水洗得愈发清晰,透出几分悠然的哲思。老人们坐在门槛前择刚刚采摘来的野菜,鸭脚板、蒿菜与折耳根等野菜散落一地,闲谈声与檐下晾晒的各种颜色衣裳一同在风中摇曳,将生活的诗意揉进春光里。

穿行于古镇的大街小巷,春意从每处细节渗出。徽派马头墙的白灰剥落处,新生的野草倔强地钻出缝隙;苗家吊脚楼的木窗棂上,藤蔓缠绕成天然的绿帘。四合院的天井中,雨水顺着石槽汇入暗渠,寓意“肥水不外流”的智慧,至今仍在无声流淌。春日的暖阳斜照,将木雕窗花的光影投射在青石板上,仿佛时光在此刻凝固,又悄然流动。

寨英古镇的春,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历史的回响。明洪武年间(1385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派第六子朱桨率十万大军从湖南顺沅水入黔,最后驻守此地,砌石为墙,筑城为堡,军事要塞的雏形初现;明清及民国时期,川盐湘货在此中转,商贸云集,让这座山间小镇成了多元文化的熔炉,商业从此日趋兴旺。如今,城墙上的青苔与城门石刻的八卦图,仍诉说着驱邪祈安的老信仰;古码头的石阶被春水浸润,依稀可见当年舟楫往来的痕迹;高耸的城门下,恍惚间听见明朝征虜将军汤和、颖国公傅友德的铁蹄踏过青石板路的回声。

行至何家坝巷,水门与码头的拱洞下,春水潺潺,映出倒影中的红石板古道。这曾是历史上川楚之民最早进入贵州朝觐梵净山的东线古道必经之道,亦是连接梵净山与沿河乌江码头的商路,朝圣者们背着行李,或商队挑着盐巴与茶叶,在春雨中踏出深深的足迹。而今,红石板上已无车马喧嚣,唯有野花在缝隙中绽放,如繁星点缀的星河。

暮色渐浓时,春夜的寨英古镇又换了模样。古镇城外官庵寺的檐角挑起一轮明月,山岚如纱,灯火次第亮起。忽闻鼓点铿锵,36米长的滚龙腾跃而起,圈圈上的鳞甲在月光下泛着银辉,一条巨龙游弋于灯火阑珊的街巷。舞者踏着鼓点,将“阴阳相生”的传统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不仅是600年来技艺的传承,更是古镇人对

自然与生活的敬畏——滚龙舞过之处,春意更浓,仿佛连檐角的马灯都沾染了祥瑞。

春日的寨英古镇,烟火气里藏着千年不息的匠心。冉小妹的米豆腐摊前,刚出蒸的米豆腐蒸汽袅袅升起,金黄的米豆腐放在簸箕里,如琥珀般晶莹剔透。她家的米豆腐选用本地梗米,以糯稻草灰水浸泡,石磨成浆后文火慢熬,凝固后切丝凉拌,入口滑润如绸。杨胜六家店铺门前,刚刚出锅的卤鸭子,卤味纯正,香气四溢。经过2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他家的卤鸭至今仍保留原生态的纯手工制作。为保证卤鸭肉质鲜美,口感细腻,需精选养殖二年以上,全程不添加人工饲料喂养,且原生态纯天然放养的本地麻鸭作为基本原料。出锅后的卤鸭,外形完整、色泽饱满、干而不燥、油而不腻,肉嫩味鲜、口感极佳,具有健脾开胃等功效,男女老少皆宜。不管是古镇的米豆腐,或是卤鸭子,这一道道传承百年的手艺美食,是春日的馈赠,也是游子乡愁的寄托。

紧靠西门的“万寿宫”旧址(又称江西会馆),木门吱呀作响,门楣上的雕花虽已斑驳,却仍能窥见昔日的繁华。据说万寿宫建于清康熙年间(1661—1722年)修建,同治十三年(1874年)建成,占地面积八百四十平方米。会馆曾是湘鄂赣商贾的聚集地,檐角的“美人靠”与吊脚楼的戏楼,将江南的雅致与苗疆的豪迈融于一体。春日的阳光斜照,木梁上的燕巢新筑,雏鸟啾啾,恍惚间似有百年前的茶香与算盘声从梁柱间飘出。

寨英古镇的春,亦是修复与新生的季节。近年来,古镇以“修旧如旧”原则修缮古建筑,既保留四合院的雕花门楼,也延续了居民的生活烟火。万寿宫、福寿宫、裕国通商、八大商号、古作坊及松江茶楼等多处古迹重焕光彩,青瓦覆顶、红漆描金,与周边环境和谐共生。游客穿行其间,既能触摸历史的温度,亦能感受时光沉淀后的从容。

登上古镇南门外的山巅,站在观景台远眺,寨英河如碧玉带绕城而过,古镇城墙下田地间金黄的油菜花与古城墙相映,春日的柳絮随风飘落,落在居民晾晒的腊肉上,落在孩童嬉戏的石板路上。这座曾以“小南京”“梵净古都”闻名的商贸重镇,如今褪去喧嚣,却在春日的温柔里,找到了新的生命——它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着的历史,是武陵山脉深处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壮丽诗篇。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倚在宫庵寺的石阶上,看春夜的灯火渐次熄灭。山岚如纱,裹着滚龙巡游的余韵,裹着米豆腐的清香,裹着卤鸭子的鲜美,裹着门楣上未干的雨痕。寨英古镇的春,是青瓦白墙上的苔痕,是滚龙舞动的光影,是门相对联的豁达,更是千年古镇在新时期的静默守望。它如一首未完的诗,等待更多人驻足,聆听山水与人文交织的韵律。

(上接3月21日本版)

第二幕

〔姚老歪家。背景是一栋青砖楼房,房顶上安放着电视接收器。在房子的右侧有一棵石榴树。石榴树下摆着石凳、石圆桌。石圆桌上放着算盘和一叠百元和十元的人民币。〕

〔幕后:姚老歪、王大脚、李一枪围在石凳边神秘地说着什么。〕

〔游春香疾风火燎地上。〕

游春香:背时的王大脚,你來也不喊我一声,偷鸡摸狗的就个人跑來了。

王大脚:你才偷鸡摸狗呢。

姚老歪:我们是要公开跟雇用童工的方翠干,不是搞偷鸡摸狗的事情。

游春香:那是那是。姚叔不是搞偷鸡摸狗的人。

李一枪:(有所指地)有人是搞摸狗偷鸡的人。

游春香:独眼龙,你狗日的硬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姚老歪:好了。我们谈正事。

游春香:(悻悻地望着石圆桌上的钱)姚叔,还真的要发钱?

姚老歪:我说话从来是钉子钉在板子上的。

王大脚:这个我们晓得。

李一枪:你说,要我们做啥子?

姚老歪:她方翠雇用童工的事大伙都看到了。

游春香:啥子叫雇用童工?

姚老歪:你没有看到她家里的那些娃娃?

游春香:天天都看到的。

姚老歪:他们是不是在帮方翠的纸厂做事?

游春香:这个我——

李一枪:(用手拐了一下游春香)是在帮方翠的纸厂做事。

游春香:是是是。我们都看到了。

姚老歪:娃娃些都还在村小读书,还不到做工的年龄。

游春香:我明白了。方翠让不足年龄的娃娃做事,就是雇用童工。

姚老歪:晓不晓得雇用童工是啥行为?

李一枪:犯法的行为。

姚老歪:说得对。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还想争当乡人大代表。你们同意吗?

游春香:你说不同意,我们就不同意。

姚老歪:哎,怎么是我说不同意呢?(用眼一个个体地扫视)我说过不同意方翠当乡人大代表了吗?

王大脚:没有。

游春香:(醒悟地)是我各人不同意。

姚老歪:这就对了。

李一枪:我说话,姚叔,你帮了我的忙,被雨水洗得愈发清晰,透出几分悠然的哲思。老人们坐在门槛前择刚刚采摘来的野菜,鸭脚板、蒿菜与折耳根等野菜散落一地,闲谈声与檐下晾晒的各种颜色衣裳一同在风中摇曳,将生活的诗意揉进春光里。

姚老歪:这就不对了。李一枪:我说话,姚叔,你帮了我的忙,被雨水洗得愈发清晰,透出几分悠然的哲思。老人们坐在门槛前择刚刚采摘来的野菜,鸭脚板、蒿菜与折耳根等野菜散落一地,闲谈声与檐下晾晒的各种颜色衣裳一同在风中摇曳,将生活的诗意揉进春光里。

姚老歪:(满意地)这话就格外了。都是乡里乡亲的,谁还没有个难处。(拿起百元钱的张地点个数)来,这是你要借的两百块。

李一枪:姚叔,这——利息——

姚老歪:这回不要利息。(随后拿起三张十元的人民币)来,这是你不投方翠当乡人大代表赞成票的劳保费。

李一枪:我还找几个人,也不投方翠的票。

游春香:我也不投。

姚老歪:那你也领三十块钱。

王大脚:我早就表态了。

姚老歪:现在再说一遍——

王大脚:我坚决不投方翠的票。

姚老歪:你同样可以领三十块的劳保费。

王大脚:到时我们的票投给谁?

姚老歪:你们不要看我。我各人晓得,我是当了那个乡人大代表的。投票时会有另外的候选人,你们就投给他。一句话,只要不投给姓方的就行。

李一枪:你都没有资格当人大代表,还有谁有资格啊?

姚老歪:这话,在这说就算了。

王大脚:就是。纸厂还不是你一手搞起来的。

游春香:让方翠捡了个便宜。

姚老歪:我正要说话厂的事情。

李一枪:干脆把它夺回来。

王大脚:要得。

姚老歪:夺,就是抢。抢,就是犯法。犯法的事,我能做吗?

李一枪:那你说怎么办?

游春香:我早就想帮她的纸厂给砸了。

姚老歪:蛮干不行。这事得讲点策略。

李一枪:姚叔,你只管吩咐。

姚老歪:你们几个隔天到乡里派出所出去一趟,就说方翠的纸厂雇用了大批的童工。

游春香:我们去。

〔刘支书上。〕

〔姚老歪慌忙收钱。由于紧张钱几次掉在了地上。〕

刘支书:姚老歪,是不是又在放高利贷?

姚老歪:哪敢。嘿嘿。哪敢。

刘支书:那钱是怎么回事?

李一枪:我们向姚叔借钱的。

游春香:对对对。我们是来借钱的。

刘支书:姚老歪,你最近又在动歪心思了,是不是?

姚老歪:没得的事。(示意李一枪等走人)

李一枪:钱我们已借到手了。走吧。

〔李一枪、王大脚、游春香三人欲下。〕

七幕话剧: 希望的田野

编剧 林盛青

刘支书:站到。

〔三人一惊,站住。〕

刘支书:我听说有人拿钱想要方翠当不成乡人大代表,这事你们听说没有?

〔三人拼命摇头。〕

姚老歪:是哪个胆子那么大?

刘支书:这么说你没有听到?

姚老歪:没有。绝对没有。

刘支书:我先把话说在前头,方翠是我们村勤劳致富的带头人,谁要想在她身上打歪主意,我第一个饶不了他。

姚老歪:跟方翠作对,就是跟刘支书作对;跟刘支书作对,就是跟共产党作对。我说的没有错吧?

刘支书:树上的鸟你们都哄得下来,你怎么会说错话。

李一枪:刘支书,我们村还不是你说说了算。到时候,你叫我们投谁的票,我们就投谁的票。

游春香:那是。有哪回选举我们不是照你刘支书的意见投的票。

刘支书:今天怎么刮的全是顺风啊。

姚老歪:选人乡代表不是儿戏,当然要刮顺风了。

刘支书:姚老歪——

姚老歪:(一震,滑稽地)到。

〔游春香等人窃笑。〕

姚老歪:(自嘲地)嘿嘿。

刘支书:(严肃地)嘿。(稍停)

姚老歪:我知道你对方翠接手纸厂心里一直不痛快。

姚老歪:没有。她是她。我是我。

刘支书:方翠比你能干,比你讲奉献。你赚了钱,只晓得修房造屋。方翠赚了钱,想的是乡里乡亲。

姚老歪:其实,我也是想多为乡亲们做点好事的。

刘支书:你要想到为乡亲们做好事,就不会放高利贷了。

姚老歪:(尴尬地)刘支书,你硬是哪歪不开偏提哪歪。

刘支书:我说的不是事实?(转向李一枪)你们今天借的钱,真不是姚老歪放的高利贷?

李一枪:不是不是。

〔游春香、王大脚啄啄米似的点头。〕

刘支书:那我就信你一回。

姚老歪:刘支书,我向你保证,违法乱纪的事,我坚决不做。

刘支书:那就好。今天我来,是先给你打个招呼。选乡人大代表的事,你不要在下面乱来。(下)

〔姚老歪从身上掏出一张帕子来不住地擦汗。〕

李一枪:姚叔,莫非你还把姓刘的怕了?

姚老歪:(振作精神)我姚老歪怕过谁?你们是不是怕了?

李一枪:怕了我就不是李一枪了。

姚老歪:是条汉子。你们呢?

游春香:只要有钱,刀放在我脖子上我都不抖一下。

姚老歪:(兴奋地)好。(拿出钱来,抽出几张递给游春香)这是奖励你刚才那番话的。

李一枪:姚叔,要没有事的话,我们走了。

姚老歪:以后不管啥人问起今天这事,就说没有。

〔李一枪等三人下。〕

〔姚老歪得意地哼起小调。〕

〔切光。〕

第三幕

〔张老四家。门框歪斜。歪斜的门框上贴着用黄纸写的真黎逝去老人的对联。屋里陈设简陋,四壁空空。〕

〔幕后:张老四和女儿张兰沉默而座。张老四的旁边放着一个旧布包,一副出远门的样子。〕

〔远处传来拖得极长的喊声:张老四,快点,我们走了。〕

〔张老四倏地站起,向门外走了几步,忽又停下。〕

张兰:爹,你真的要去广东打工?

张老四:兰兰,爹是没有办法啊。爹不出去打工,你的书就讀不成,我们借姚老歪的钱也还不起。

张兰:方姨不是说让你进纸厂吗?

张老四:我去纸厂看过了,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我要去了别的人就要走。

张兰:方姨是个说话算数的人。那天,她还说等你进纸厂了,就接我去她家,跟王小松他们一起读书。

张老四:这我相信。

张兰:既然相信就不要出去打工了。

张老四:娃娃,我们也要体谅方姨的难处。

张兰:(哭状)爹,我已经没有妈妈了,要是你不在外边打工,再出了事,我怎么办?

张老四:(揩眼睛)爹——不会有什么事的。

张兰:爹,你出去了,我就没有依靠了。

张老四:爹也是没有办法啊。

〔幕后喊声:张老四,你走不走?〕

张老四:来了来了。(欲走)

张兰:(拖住张老四)爹——

张老四:兰兰,不是爹不痛你,爹只有出门打工才能养得活你,才能让你读得起书。

张兰:我——不读书了。

张老四:读。你一定要读。爹这辈子算是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

张兰:要是妈还在——

张老四:你妈临死时——(说不下去)

〔幕后:响起哭诉的啜啜声。在如泣如诉的啜啜声中,响起张兰母亲断断续续的细若游丝的声音:你再苦——再累也要让——让——兰——兰兰读——读书。〕

张兰:妈——(哭)

〔张老四转向一侧暗自流泪。〕

姚老歪:老四,哭啥呢?

张老四:(神色慌乱)我没哭。是眼睛里进灰了。

姚老歪:兰兰,你也是眼睛进灰了?(拿起张老四的包)包都准备好了,是不是要去杀方啊?

张老四:不去怎么办?兰兰她妈在你手上借的钱啥子还?

姚老歪:我今天来不是催你还钱的。

张老四:借你的钱年底我一定还。

姚老歪:我催你还钱了吗?

张老四:该你的钱总是要还的。

姚老歪:你这么困难,钱嘛——

张老四:只要你宽限我些日子就行了。

姚老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张老四:是不是让我做活路跟你换?

姚老歪:说对了一半。

张兰:我跟我爹去帮你做。

姚老歪:好。好。多懂事啊。

张老四:做什么活路?

姚老歪:也没有啥活路做。

张老四:那你的意思——

姚老歪:我有个不要你还钱的办法。

张老四:(意外地)啥办法?

姚老歪:那得看你肯不肯做?

张兰:只要是能还钱的,我爹就做。

姚老歪:兰兰,这事你可替你爹做不了主。

张老四:只要不是杀人的事,我就做。

姚老歪:(得意一笑)杀人的事,我怎么会让你去做呢?

张老四:你就痛快点。

姚老歪:好。那我就说了。

〔张老四父女紧张地看着姚老歪。〕

姚老歪:其实这事也简单。

张老四:哎呀,你就莫要再磨我的心了。

姚老歪:选举的事你晓得不?

张老四:是不是选方翠当乡人大代表?

姚老歪:正是。

张老四:往年都是照村里说的投票。

姚老歪:今年我想让你投的不跟村里的一样。

张老四:那——不好吧。

姚老歪:你只要肯照我的去投,借我的那几百块钱就不还了。

张老四:说话算数?

姚老歪:算数。

张老四:那我照你的意思投。

姚老歪:你要想好,你不投的可不是纸厂的方大老板啊?

张老四:(狠心地)管不了那么多了。

张兰:爹,对不起方姨的事,你可不要做啊。

张老四:娃娃家多嘴。

张兰:你要是做对不起方姨的事,我就不认你这个爹。

张老四:兰兰,你要原谅爹。

张兰:不。决不。

姚老歪:兰兰,你爹要是照我说的做了,借我的钱不还了,你就又可以到学校读书了。

张兰:我有书读。

姚老歪:你有书读?你爹还出远门去打工?

张兰:方姨说她要来接我去她家住,还要供我上学。

姚老歪:知道她接你去做啥吗?

张兰:读书。

姚老歪:兰兰,你被她骗了。

张兰:方姨不会骗人的。

姚老歪:她接你去是做童工。

张兰:我不信。

张老四:方翠她——不是那样的人。

姚老歪:先不管她是不是那样的人。除了投票,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张老四:你说。

姚老歪:这一两天你去乡里告姓方的。

张老四:告翠翠?

姚老歪:对。就告她。

张老四:她一没违法,二没犯罪,我告她做什么?

姚老歪:告她雇用童工。

张老四:这个——

张兰:爹,你不要信他。

姚老歪:我不勉强你。你如果是不肯呢,我们的交易就不做了。

张老四:那——我去告。

张兰:爹——

张老四:兰兰,不要怪你爹,爹是实在没有办法啊。

姚老歪:那就这么定了。(欲下)

〔方翠带着王小松、郭荣等上。王小松、郭荣手里各拿着一塑料袋。〕